

七星茶

／ 张天福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七星茶

张天福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星茶/张天福著.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5

ISBN 978-7-5649-2373-0

I. ①七…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10264 号

责任编辑 薛建立

责任校对 柴桂玲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23 千字 **定 价** 6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行走在二十一世纪的七八级人 (代序)

宋立民

王摩诘诗曰：忍别青山去，其如绿水何。

曾几何时，天福我们一群七八级学子，揣着毕业证，捆起行囊，车辚辚，马萧萧，奔赴机关、院校，道别场景历历在目。然而，转眼30年过去，同学见面几乎要“访旧半为鬼，惊呼热衷肠”了。

十几年前，恩师宋景昌说自己的离休生活是“关门三件事”：写诗，作序，对对联。不料吾侪却是如此之快地步上了恩师的后尘。就自慰或得意而言，是克绍箕裘、笔耕不辍；就慨叹而不无悲催而言，已知老冉冉之将至也。

天福惠寄《七星茶》、《河祭》两部大著，邀我作序。我不能推辞。那心态疑似白盔白甲的革命党要阿Q“咸与维新”，同去同去，没有理由拒绝。

天福的第一本散文集《天中啸》是同学王剑冰写序文，剑冰身列鲁迅文学奖评委，主编《散文选刊》，但在同学的份儿上，平平和和，毫不居高临下。半月前郑州相见，依旧是饮酒如品茶的谦谦君子，不像天福我们，大白一举便不知今夕何夕了。

而天福兄的这两部大著寄到之际，拙著《新闻评论视域中的

“鲁迅风”》完稿，学界与出版社几位同学提议：让我们七八级的“学术泰斗”金惠敏同学写序。惠敏已经是英国国际权威期刊《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唯一华人编委、英文版《文化理论与分析》杂志执行主编，到哈佛大学、英国学术院研究和讲学，德意志研究联合会奖学金、英国学术院奖学金得了一大堆。然而，老同学仍然用假期披阅我拉拉杂杂的 30 万字书稿，序言写得高屋建瓴：“在现代社会，新闻并不多么追求真理、事实和信息，它具有很强烈的娱乐作用，以娱乐为核心。如果说新闻并未脱离报道真实事件的宗旨的话，那么现今它也是被‘娱乐’重新结构了，落得一个附属的位置。那些热衷于阅读各种政治新闻的人，过去我们说他们政治觉悟高、积极上进、关心国家世界大事，实际上与普通人在聚会的饭桌上传播政治笑话、桃色新闻趣味上都差不多。整天阅读政治新闻，并不必然证明他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以娱乐为宗旨的新闻于是构成了与现代社会主流价值的美学距离。不过，与通常的美学距离不同，它不是批判性的、建构性的，或者革命性的，而是耗费性的，以自身为目的，为娱乐而娱乐。……有人曾担心媒介的迅猛发展会带来‘文学的死亡’。然从娱乐的角度看，新闻与文学则正是一对孪生兄弟。新闻是一种貌似真实的文学，而文学则是貌似虚构的新闻。如果说文学真的死亡了，那替代它的一定就是（文字）新闻。或者也可以历史地说，新闻从来就是一种形式的文学。”

相形之下，天福兄对文学却是一如既往地认真，责任感与使命感绝少改变。他的书，字里行间中回响着 30 年前的历史感，又时时刺激着大家“现代阅读”的神经，引发着读者阐释的渴望与全新的感觉。

更重要的是，惠敏的认真与慷慨实在给了我一个榜样：老同学如斯对咱的文字，咱岂能咀嚼了天福兄的文字而寂然无声？博导的写法与杂家的写法走到“七八级”的十字路口上，“绝对值”难道还有什么差别吗？

二

赏了《七星茶》与《河祭》两部散文,笔者眼前逐渐清晰的是“行走在一世纪的七八级人”的形象。

这里的“行走”有双脚的丈量,有灵魂的游历,更有艺术的徜徉。

两部集子其实不过是两只脚的游走。一只脚踩在中国——尤其是故土河南的自然风光里,一只脚深陷于故乡的人情与事理中。

这里的“七八级人”是被后人称为“检真人”的人群——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个月之后,我们踏进了大学的校门。又过两个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解放了思想、踩着时代浪潮呼啸行进的一代,是“多年无复课堂梦”的老教授重登讲台、精心哺育出来的“新三级”之一。

七八级同学年龄差距之大,新中国建立以来无前例,也难有后例。父子同学、师生同学不乏其例,天福在汝南师范教的学生,后来就在七七级、七八级与其比肩而行。这些“老学生”多半在贫困的中原的某一角落有一个沉重的家,彼时一个教学班结婚生子的每每有三成左右。这些“老学生”多半有一张“玩命”的脸,眉宇间横七竖八刻着从图书馆直奔食堂时染上的风尘,每天读书十几个小时、四年没有进过电影院的大有人在。

而且,关键不在年龄,而在精神气质。

许纪霖教授评论王元化先生有一句话:“十九世纪之子。”因为对于王元化先生,19世纪意味着昌明旧学、融化新知的博大;意味着文化上的自信。在王元化先生看来,19世纪的文学与哲学充满了人的精神尊严:“我喜欢十九世纪的文学处处渗透着人的感情,对人的命运的关心,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注重,对人的美好情感的肯定。”因此,陈寅恪为王国维墓作的墓志铭中那句名言——“独立之

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了先生的座右铭。

天福笔下的“抒情主人公”即“七八级人”的精神内核，与独立、自由、尊严、热爱、自信仍然一脉相承。具体到我们这一代，更鲜明的是重获解放的澎湃激情、风云际会的“主沉浮”意识，而那一切又时时伴随着对于人自身与大自然的纯粹的热爱。

“睡起秋声无觅处，满街梧叶月明中。”无可置疑，天福打量大自然的目光是纯净的、质朴的，甚至可以忽略了时间概念。无论何时，秋湖总是宏阔而温柔的，三峡总是澎湃汹涌的，雾乐山总是蒸腾着白雾的，龙湖的月光总是浩渺弥散的……然而，他总是还想说点什么，细腻地描摹了云台山的清幽与韵致，他在篇终说：“我返身拜了三拜：一拜云台之壮美，二拜云台之洁净，三拜云台之深情。壮美者，江山之缩影也；洁净者，人类之向往也；深情者，华夏之良风也。”你会发现，这个忘却了时间与空间的抒情主人公，几十年间“我心依旧”，用脚与心敲击着行进的鼓点。

而且，这个主人公不是袖袍款款、咏叹“环滁皆山也”的古人，更不是一草一木全都写进政治讲章里的“歌手”，当然也不是网络时代用“杯具”与“洗具”概括人生的“潮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想来想去，还是“七八级人”。在天福的字里行间，扑面而来的还是新时期伊始“春潮在望”之际的单纯与明亮，那时候寝室里的“卧谈”经常讨论的是“中国向何处去”，大家几乎天天都在兴奋的悸动之中。那时候，天福是“向前看”的年轻的诗人，吟诵着邵燕祥的《中国汽车呼唤着高速公路》与张学梦的《现代化和我们自己》。那时候的“七八级人”多多少少有点俄罗斯文学里的“新人”的味道，相信“只要一伸手，金苹果就会落下”。——我们在铁塔湖边反复聆听着激昂不已的广播歌曲：“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那时候，我们一帮傻帽，每逢考试的前夜，就聚在寝室里齐唱“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那时候中文系的学生不会写诗是荒唐的，是有负于时代的，甚

至是脑子里有水的。而现在,如果中文系还有一些同学在写诗,会被通宵看电影、打游戏的室友惊为天人或者目为“半疯”。

然而,天福的可敬之处恰恰在于三十多年诗情一贯、真情依旧。他的身体行进在21世纪,但他的灵魂留在了1978年,他的真诚、纯粹、理想与尊严从来没有变化。

三

“情歌还是老的好。”的确,读过天福近期散文的朋友,都有一个整体的印象:新千年过去十年之后的“怀旧”情绪。

这情绪由历史积淀、现实回顾与未来哲思三个板块组成。

首先是历史的积淀。前一阵“穿越剧”盛行,历史不仅“被戏说”,而且可以随意“拉祖配”。无奈有同胞慨叹:“同样是穿越剧,美国都是往前穿,中国都是往后穿。一个想不出历史,一个想不出未来。”尽管西洋的科幻后来多为现实证明,含有更多的人文科技色彩,然而真有意味的“倒穿”并不是不要与时俱进,看看蔡志忠的画册《禅说》,那位衣服穿反、倒羁开门母亲何其真切可敬。在天福的散文里,古代史与古典文学常常不仅是联想,而且是骨架。这一点倒果真有一种“文化苦旅”的气息。例如,明明是写三峡,开篇却要写三国。写千姿百态的雾乐山,点睛之笔却在《史海钩沉》的“野史”。写陕县甘山的秋色与落叶,却蹦出了老子西出函谷关。更不必说洞庭湖的君山原本就存在着柳毅传书的“古”,河南邓州山陕会馆春秋楼的来历与关羽夜读春秋的故事丝丝入扣。至于入选甘肃省2007年高三全省统考试卷的《云台幽韵》,更是不无六朝小品的“范儿”。

天福的咏史,短的如《想起了曹公杀杨修》,长的如对于国子监的考证,无不透露出自己的个性。例如,《淮阳问古》问姓氏、问歌台、问太史公的贬孔态度、问贾湖骨笛的年龄、问强权与历史的关系……几乎成了“散文化考据”,这在当初与时下的散文界,恐怕也

是独树一帜的。

当然,历史的厚重在两部集子中绝不是“到此一游”的“老干体”,掌故是生长在散文的骨血里而不是贴在文章里的佐料。天福的文字承载着的是真历史与真智慧,个中的文化底蕴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天福的“怀旧”情绪里有青年的身影。在《七星茶》的中间部分——《腮边那朵红霞》至《村子》、《母亲》等十几篇,是作者对于家乡的人与事的回忆。虽然笔触由抒情转为叙事,而厚重程度显然非游记可比。表妹红霞备受煎熬、抑郁致死,“肝硬化”正是对荒唐岁月的控诉(《腮边那朵红霞》);天人一齐,儿时不再,自己的童年对于村溪实有依赖(《村溪弯弯》);侄子安子散发着儒家传统的倔强与善良(《安子》);陈老师几十年如一日地耳提面命、诲人不倦(《陈文云老师》);“营长”的憨厚、木讷夹杂着愚昧(《营长》)……都让我们窥见了时代的印痕。教师范之前,天福原本是土得掉渣的农民,于是他并不像城里人下乡搞“三同”——去“寻找”美、“发现”美;他只是叙述,从从容容地娓娓道来,他的话语通篇都是不见发现的发现、不必发现的发现、不像发现的发现。谁说《安子》里没有葛利高里?谁说《萌》里没有彭斯?谁说《村子》里没有普鲁斯特?谁说《〈返乡〉自序》里没有海德格尔呢?

笔者尤其注意天福写自己亲人与生活的几篇文字。结婚后10天去大学报到、儿子出世正上大一的自己,妊娠中毒苦苦支撑的妻子,纺车子、染缸里的血汗与五男二女的母亲……天福的描写让我记起诗人马永波的诗句:“那些老房子和老胡同早已不在了/只有土豆泥喷香的热气/还在晕黄的白炽灯下缭绕。”

天福的标题很短,像诱惑的钓饵;句子很长,像缠绵的纱线。

值得强调的是,在天福的回忆文字里,不止一次提到“换亲”的血腥,这是“80后”的读者难以想象的:因为家庭出身、身体伤残、经济条件等原因,为了自己家的男孩能够娶到媳妇,不惜拿自己家

的女孩与对方交换。那是柔石《为奴隶的母亲》、罗淑《生人妻》的现代版,真是凄惨得不堪回首。因此读到,表妹红霞不同意成为“羊角风”弟弟的牺牲品,得到的是“关在屋子里毒打,鞭抽针扎,逼得红霞跳到南坑寻死”,而婚后好吃懒做的赌徒丈夫喝醉酒就回家打媳妇:“抓起头发往墙上撞,起包、流血、成缕地掉头发……”笔者头皮发麻、气不敢出。邓拓先生诗云“莫谓书生多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此之谓也。

近年来,天福的“怀旧”情绪更多的是知天命之年的哲学思考。

天福笔下的大自然无不散发着生命的热气。他的30年前的乡村描写不是乡风与民俗的“寻根”,而是“迷失了精神家园的现代人”如何走回返乡之路的思考——即海德格尔所说的要找回“无蔽的空间”。

我注意到了《七星茶》里最厚重的文字是写于2011年10月的万字长文《〈返乡〉自序》,数万字的关于海德格尔的阐释与联想,与其说是序言,不如说是论文——比之学院气十足的佶屈聱牙的“研究”,笔者更喜欢这样的“化得开”的哲学。“看麦子时我睡于地里/月亮照我如一口井/家乡的风/家乡的云/收聚翅膀/睡在我的双肩/收割季节/麦浪和月光/洗着快镰刀。”(海子《麦地》)海德格尔把现代人的焦虑归结为“乡愁”。他精辟地指出:“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为此,他只身躲进多瑙河源头黑林山,栖身于山坡上一个宽6米、长7米的小屋。从而将全副身心融入“群山无言的庄重,岩石原始的坚硬”、“秋夜里山溪的奔涌,雪坡上肃穆的单一”。一位83岁的农妇常常去看他。这位农妇弥留之际还托人向“那个教授”致意。海德格尔说:“这样的记忆,胜过任何国际性报刊对据说是我的哲学的聪明的报导。”因为,“农民的记忆有其朴素明确永志不忘的忠实性”。天福在对于海德格尔、荷尔德林的尊敬与解读之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优势,因为本来就是乡村里出生长的他无须像海德格尔那样去盖房子:“至今那居所里还散发着我幼年的奶腥味、稚气、哇哇哭叫的歌声——歌谣的最

高境界是哭泣。我的返乡，是想唤起那已经休眠的、休克的往事，拣拾起已凋落在地上仍没有丢失的麦穗、果粒和橡实，或者翻去被尘土和腐朽的梦境掩埋了的‘思’和‘诗意’……”天福已经到了反观而又前瞻的年龄，他被思虑所缠绕，不得安宁。如果说早年的他更多地瞩目于“黄河”、“湖泊”、“山丘”、“月光”，那么，近一段时间，他更多的是在揣摩“神性”、“死亡”、“生命”、“血脉”……笔者隐隐约约感觉到，今后，这种哲思路向或许是天福的偏重所在。

《河祭》里最有分量的文字《散文两步》在全国散文界已经小有影响，恐怕要进入当代散文的编年史。然而，六七万字的“立此存照”，与其说是对于自己文学道路的归纳，不如说是对于散文文化的哲学社会学提升。这种“剪贴式”的备忘写法，其实在鲁迅洋洋万言的《伪自由书》、《准风月谈》的“巨大后记”中早有传统，那是时代的缩影，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文史哲发展的备忘录。只是现在的作家与学者往往无暇下那样的功夫了。

一位颇有名气的评论家说，他已经不愿意通过网络把自己与全世界搅和在一起了。而是渴望能够多一点与家人、与大自然结合在一起。天福会有更多时间，会有更为深邃的思考。

四

七八级人的文风同样沾染着20世纪80年代的强烈气息。

瞩目社会热点与重大题材，悲剧意识的复归和成熟，人道主义的提倡，社会责任感与沧桑感，独白式的吟咏，神话原型的追溯，穿越古今的“大散文”笔法……已经深深浸入那一代的骨髓，即便对于“新生代”、“第五代”写作完全能够理解，即便对于网络写手与网络语言同样能够接受与借鉴，但是，本性难移，那一代人的政治际遇、知识结构、生活环境、社会教育已经把自己的文风格上了鲜明的“七八级印记”。

具体到天福的文字，在时代印记之外，还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是中西合璧的抒情性。一般说来,传统散文的抒情并不洋洋洒洒,而在以一当十、点到为止。且不说《道德经》与《论语》的语录体、诸子百家的精粹凝练,即便《庄子》的汪洋恣肆、《战国策》的洋洋洒洒,那句式何其简洁,信息量何其丰富。而外国文学——尤其是文艺复兴与浪漫主义文学当中恰恰颇有排山倒海的抒情。有关天福文字的抒情特色,不少专家多有论述,如缪俊杰先生就确切地指出天福的抒情常常“充分而到位”。而本人在阅读之际的体会是:他的文风时时在“骑墙”:忽而六朝小品一样的半文半白,四六句,简洁得厉害;忽而大段大段地描写景物,形容词副词鳞次栉比、摩肩接踵。

前者如《云台幽韵》里的一段:“一入山口,眼前霍然一亮。翠峰绿林间,一湖碧水端来,幽深碧绿,清澈见底;秋日一杆,柔光掠波,湖中青山倒映,山边绿水拥翠。一水一山,一柔一刚;一影一光,一阴一阳。微风徐来,波光点点。阳光照时,千点碎银拥波;倒影显处,万粒宝石铺翠。”其节奏感,其画面感,其动与静的交替,均让人嗅出一缕《前赤壁赋》的味道。

后者如《老君水》里对于山水的描摹:“远山更高处又是一条幽深幽深的蜿蜒峡谷,静静的山水原本是舒缓地、平静地流淌着的,突然,一悬崖峭壁高傲地出现在面前,山水处变不惊,只是加快了速度,加大了歌唱的嗓门,迅速地顺峭壁飞流而下,积聚成排山倒海般的千钧之力,携带着千军万马般的嘶鸣、呐喊声,形成气吞山河之势,顺绝壁而直泻,将瀑布下面的山石冲刷成深不见底、清澈晶莹的一汪深潭。”又纯粹是现当代散文的抒情笔触。排比是抒情的好抓手。而天福的诗情一旦爆发,则如离弦之箭,一路呼啸过去,非著物不止。其《秋湖》中写秋湖的“性柔”:“秋湖性柔。没有江河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奔腾不复的动地豪情,也没有海洋浊浪排空、海啸吞山岳、日月潮汐的倾天气概;没有九曲瀑布的飞流直下、掩日暗月、一泻千里的豪言壮语,也没有村野溪流的蜿蜒灵动、哀桥叹柳、丝音竹韵的缠绵叹息。性柔、气和、情温。像洁白的

秋云，像爽朗的秋风，像幽高的秋空，像叮咚的秋韵。”“没有”的珠玉般的一串，“像”与“秋”又是静谧的与作响的一串，情感果真是“飞电过隙珠翻荷”。而《龙湖月》里：“老虎岭是望月的，神仙洞是藏月的，千步沙是踏月的，百鸟林是唱月的，骆驼峰是驮月的，猴儿崖是捞月的，棋盘石是赛月的，神仙路是铺月的……”一口气罗列20个“月”，浩浩荡荡，排山倒海。此生此夜如斯好，明年明月来处看——诸位想去吧。

前者缘何？作为饱受古代文化熏陶而执教多年的书生，作为胡适之、闻一多的再传弟子，其古文功底水到渠成。后者缘何？作为一个生长在田野中的“地之子”，遇上鬼斧神工的大自然的歌吟、浪漫支撑的胸襟，必须用更长的句式、更多形容词副词来填充也。

其次，是细腻而繁复的描写。

读天福的文字，我常常“触类旁通”地想起莎翁《李尔王》的仰天长啸、郭老《屈原》第五幕呼唤风雨雷电的东方狮吼，但更多的是想到刘再复的散文诗《太阳·土地·人》——多半七七、七八级，都是从贺敬之、郭小川到刘再复、余秋雨一路读过来的。当时，还不知道知堂先生的冲淡平和的魅力与海子简单的深刻。

天福细腻起来，毫发毕现、细刻精雕、不厌其烦。试比较其《嫩月亮》与《水月亮》里对于月亮的描写。前者是：“那光也是鲜嫩鲜嫩的，从天边铺过来了、漫过来了、润过来了、沐过来了……一会儿便到了床前，满床、满身、满面沐满了月光，银一样、乳一样、温玉一样的，洁白、温润而又鲜嫩。月光很快向身后的远方漫过去、漫过去了，大地、星空、万物增添了光亮、鲜嫩和润泽：翠绿变成了嫩绿，含蓄泛起了光泽，朦胧具有了光亮，空灵弥漫着湿润；村庄镶起金辉，山丘透出灵味，白云徜徉鲜活，星辰溢出精神……连我和儿子这凡夫俗子也满身的仙气不觉飘飘然起来。”后者是：“月亮从江水中升起来了，先是含羞似地露出银白的边，是从江水里露出的，清澈的江水立即荡漾起银鳞般的波光，如淡墨画般的山峦披上了乳白色含蓄朦胧透明的薄雾，像新娘子身上的婚纱，船儿自然也被水

月光朦胧着、含蓄着了,船头上的我浑身水月光、水月雾、水月纱,我的心绪立即雅朗了起来。接着,月边渐渐阔大、放圆,当圆月刚刚露完的时候,江面一轮月,水内一轮月,二月在江面相切,形成佳绝的‘二月映江图’,刹那间江水、山峦、凉雾、夜空、古船越发地朗润起来了,分不清哪是江水,哪是月光,哪是薄雾——分明是这轮水月亮酿就的。”

“嫩”的洁白是由近而远,是触手可及的亲切到渐行渐远的苍穹。“水”的光亮是由远而近再淡出视线而化为薄雾轻烟。一点一滴地拿捏,遣词造句的用心跃然纸上。

而繁复者,一唱三叹循环往复者也,名词罗列气势雄浑者也。如写天中山的“四气”:剑气、和气、正气、王气,铁板铜琶,鞞鞞鞞鞞。而“和气”里又细分为柔和之气、温和之气、和合之气、中和之气,“正气”里再分正义之气、正中之气、正直之气、正派之气,仿佛音乐里的大三和弦、小三和弦也。再如《夜雨》里写做梦:“梦月里的嫦娥、天河边的牛郎织女、花果山的鲜花、王母娘娘的仙桃。梦长河的源头、碧海的落日、伊甸园的笛声、桃花源的竹林。梦红楼的诗魂、西廂的情思、荒坟的蝴蝶、聊斋的狐仙。梦秦淮河的桨声灯影、清华园的荷塘月色、父亲的背影、老娘的白发。梦南方的小桥流水、北国的大席雪片、西天的飒飒梵音、东海的彤彤红日。梦法兰西的浪漫、德意志的缜密、大英帝国的绅士风度、美利坚合众国的坦率爽朗。梦紫气东来、满天霞光、日月同辉、天地和鸣。梦田园诗画、月上柳梢、渔歌互答、男耕女织。”这是替仙境里的造物主做梦。而这浪漫却让我骤然记起惠特曼《我歌唱带电的肉体》里的抒情:“这是女性的形体,从它的头项到脚踵都发射着神圣的灵光,它以强烈的不可抵抗的吸力,吸引着人,我被它的气息牵引着,就好像我只是一种无力的气体,除了它和我以外,一切都消失了,书籍、艺术、宗教、时间、看得见的坚固的大地,及希望在天堂里得到的一切,或惧怕在地狱里遇见的一切,现在都消失了。”美国诗人在女性形体之前忘却了的一切,在天福笔下一一出现,谁说地球不

是圆的？

圣·勃夫说，最好的文字未必最恰当，只是会给你无穷的联想，天福的文字也有“做”的时候，也有“隔”的地方，然而却总是能够让你想到远远近近、浅浅深深的人与事，这不容易。“我表达了自己，我获得了生命。”作为一个码字族，他可以平心静气了。

只今一片江头月，不照归舟照去舟。20多年前，师兄程光炜曾经这样呼告自己北方的家乡：“唤一声我的乳名吧，你这画眉、牛蒡花和四处响起的蝈蝈呀……/一声真切切地响动/都能使我的眼眶里，重新充满瀑布般的泪光。”——天福笔下的大自然是扎根乡土的灵魂景观，其人事是流淌生命汁液的时代备忘。能让我这毫无农村生活经历的“城里人”也醉心于那一缕乡情，只能归功于艺术的真诚和魔力。既然那位宣告上帝已死的不可一世的城里人尼采也说出了“我恳愿你们，我的兄弟们，忠于地！”的话，我也就强作解人地评价一句：天福兄已经尽到了诗人的天职。

在《七星茶》里，天福写了许多七。我想，天福兄不必急于出“全集”，因为他的一腔激情与文化根基，写到77岁照样会元气淋漓。

是的，“嵩岳苍苍，河水泱泱，中原文化悠且长。济济多士，风雨一堂，继往开来扬辉光”。河南大学七八级在天福的文字里永远醒着，“长势喜人”地走着。

是为序。

2012年2月

目 录

走进本源——《返乡》自序	(1)
期待从天地交界处冉冉上升	(21)
佛溪	(23)
远方	(26)
村之灵	(29)
鞭声叫醒生活	(36)
炊烟	(38)
把生命唱绿	(40)
天空	(42)
鞋	(44)
鸽子沿着月河边飞去了	(46)
村溪弯弯	(50)
老屋	(54)
晓月	(58)
乡月	(61)
野鸭	(64)
村子	(68)
沉睡的卧龙岗	(77)
母亲万岁	(96)

腮边那朵红霞	(100)
营长	(104)
安子	(109)
老米	(115)
仙晨	(122)
秋湖	(129)
三峡	(132)
我与茅山有个约会	(136)
月河月	(140)
雾乐山	(146)
龙湖月	(152)
云台幽韵	(156)
夜雨	(159)
七星茶	(162)
散叶	(172)
醉君山	(176)
界岭观云	(180)
春秋楼	(185)
退潮	(191)
觅	(198)
夏津四章	(203)
老君水	(211)
嫩月亮	(215)
长城	(218)
江南水	(222)
水月亮	(227)
九华缘	(230)
冷月亮	(235)
萌——唱给孙子的长调《孙子读记》(代序)	(239)